



茶韵

柴文耕

故乡的记忆里总有茶的味道。那不仅是一种气味,更是一种意象,一种穿越时空的密码。它带着石头缝里的清冽,山泉水的甘甜,还有泥土深处的芬芳。

区都在尝试种茶,可谁能想到,这小小的茶籽,竟在山阳的石头缝里扎了根,长出了一片新天地。

毕业后,我常常回味家乡的茶韵。茶,不仅改变了山里人的生活,也悄然改变着小城的面貌。每次回家,故乡的变化都让我惊讶。

他说,只有这样的茶壶,才能泡出山阳茶的味道。我知道,他说的不只是茶的味道,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,一种对往事的念想,一种对未来的期待。

小时候,最爱听父亲和友们聊天。在他们绵长的话语中,山阳茶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茶不仅是他们谈资的主角,更像一个通向往事的密钥,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20世纪90年代,山阳的茶产业逐渐规模化,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回乡创业,开办茶叶加工厂。“竺仙”“莲花翠茗”“福青山”这些品牌渐渐有了市场,成了山阳人的骄傲。

生命的真谛,或许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。一片茶叶,一个县城,一段岁月,交织成一首关于乡土、关于记忆、关于生命的交响乐。

春意渐浓,秦岭宛如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,手持斑斓画笔,精心描绘出一幅壮丽而绚烂的丰收画卷。枫叶似火,燃烧在山峦之间;银杏果金黄,如点点繁星洒落枝头。

父亲说,山阳有着“三山夹两川”的地势,北有流岭,中有鹄岭,南有那岭。这样的地形,像是一个天然的茶房子,也是首场。

上大学那些年,每次开学我总会带一些山阳茶去西安。同学们品着茶,惊讶于它色绿如翠、香味持久的品质。

如今,父亲老了,但他泡茶的习惯没变。那个缺了口的老茶壶,依然天天用着。



老家所有美好的时光,除夕为最。那说说笑笑的氛围,热热闹闹的情景,年复一年地给我这个漂泊他乡多年的游子无尽的怀念和向往。

我们家的小孩不为坐喝,只因压岁钱和糖果。任凭来时路上大人怎么教,进门时喊几声爷和婆,就算拜过年了。

就这个,大家趁机开完,春晚,晚辈不时起身向长辈斟酒敬茶,敬语词话热络亲昵,贪杯的长辈忙不迭地溢溜了一杯又一杯。

坐片刻,拉几句家常完事。每家都是酒菜招待,菜样一家赛过一家。贪杯的叔叔伯伯们,一路小跑着赶进度,一为多喝几盅酒,二为多看一眼春晚。

那阵我还小,不兴生炉子,也无其他取暖设施,除夕显得格外冷。是夜,长辈们靠墙坐在炕上,平日硕大的火炕就显小了。

长一辈们在炕上,圪蹴着围在炕桌前,人多围不上会分批上桌。晚辈们在炕边,围坐桌子周围。酒早开了瓶,晚辈不知什么时候空了,兄弟笑着吆喝厨房的嫂子,快些添菜上菜多上硬菜。

就这个,大家趁机开完,春晚,晚辈不时起身向长辈斟酒敬茶,敬语词话热络亲昵,贪杯的长辈忙不迭地溢溜了一杯又一杯。

就这个,大家趁机开完,春晚,晚辈不时起身向长辈斟酒敬茶,敬语词话热络亲昵,贪杯的长辈忙不迭地溢溜了一杯又一杯。

除夕

泥土小路

泥土小路

一条铺着细细松针的泥土小路,不是我去河对岸必经的地方,但每次上班去那边,我都有些舍近求远地走这条泥土小路。

再补吹一下,蒲公英如降落伞般的种子便随风飘舞。在被山花围着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上,我们跑啊跳啊,急着去追赶那快落地的“降落伞”。

去感觉很踏实的泥土小路。终于,在又一次从他乡漂泊归来后,遇见了这条泥土小路,四季便又与它相伴而过。

去感觉很踏实的泥土小路。终于,在又一次从他乡漂泊归来后,遇见了这条泥土小路,四季便又与它相伴而过。

一艘心灵的帆船

读孙亚玲《枕着秦岭入眠》

在城市的喧嚣与纷扰中,心灵似迷失方向的飞鸟,疲惫地寻觅着栖息之所。而孙亚玲所著的《枕着秦岭入眠》,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,开启了通往秦岭那方宁静天地的大门,引领着我的灵魂踏入那片充满诗意与神秘的山川胜境,去感受枕着秦岭安睡的悠然惬意。

秋意渐浓,秦岭宛如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,手持斑斓画笔,精心描绘出一幅壮丽而绚烂的丰收画卷。枫叶似火,燃烧在山峦之间;银杏果金黄,如点点繁星洒落枝头。

